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选择: 视角、动因与路径*

张颖

[内容提要] 近年来,南太平洋地区逐渐凸显出其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缘战略价值。首脑外交是重要的外交形式之一,透过首脑外交可以看出,在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交往过程中,以下四条路径已成为优先选择:第一,重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支点作用,不断推进中澳、中新双方关系迈上新台阶;第二,秉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全面塑造与南太平洋建交岛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寻求建立广泛的“朋友圈”;第三,以经贸合作促进战略合作,构建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共同体”;第四,不断拓展首脑外交多样性与灵活性,提高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通过“利益共同体”建设,促进“相互依赖”,利用“战略支点”,建立广泛“朋友圈”,拓展首脑外交多样性与灵活性无疑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现实而重要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 南太平洋地区 首脑外交 战略支点 战略伙伴关系 利益共同体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16)06-0131-09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6.06.018

南太平洋(以下简称“南太”)地区共有 16 个独立国家,其中有 11 个国家是完全的主权国家。^①长期以来,中国与南太地区交往较少,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自然延伸的南太地区愈显重要,中国在南太地区的外交战略选择逐渐明晰。本文以首脑外交为视角,深入剖析中国在南太地区的战略选择。

一、“首脑外交”视角阐释

首脑外交(Summit Diplomacy)也称“峰会外交”。对于首脑外交的定义,学界仍然存在分歧。有学者把首脑外交定义为“由国家实际掌握最高

决策权的首脑人物(一般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直接出面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外交”,^②英国学者杰夫·贝利奇(Geff Berridge)认为,首脑外交是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参与

* 本文系 2015 年度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项目“中国首脑外交与国际秩序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015JT004)的成果。

① 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汤加、斐济、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图瓦卢、萨摩亚、瓦努阿图和瑙鲁。其他则属于自由联合邦(Free Association),其外交和防务政策被大国所控制。其中,库克群岛和纽埃依附于新西兰,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依附于美国。

② 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55 页。

的外交活动,尤其是参与系列峰会、特别峰会等形式;^①还有学者认为,“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或者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人(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直接参与的,主要是双边的(也包括一些多边的)会商和谈判”就叫做首脑外交。^②本文所指的首脑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由于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般都是该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代表整个国家,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所参与的外交活动往往可以直接且迅速地处理重大的外交问题,突破外交僵局,树立国家形象。因此,首脑外交已经成为国家间重要的外交形式之一。中国的首脑外交经历了从“不活跃到异常活跃的发展变化过程”^③。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和推动首脑外交,首脑外交已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外交形式之一。^④在中国与南太国家交往中,首脑外交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对南太地区战略的动因

近年来,随着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南太地区逐渐凸显出其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缘战略价值。

首先,南太地区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自然延伸。从地理位置上看,南太地区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扼守美洲至亚洲的太平洋运输线,占据北半球通往南半球乃至南极的国际海运航线,是世界东西、南北两大战略通道的交汇处,因而成为大国极为重视的战略要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地处中国东南部的南太地区与中国没有领土边界问题或历史遗留问题,该地区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并不高。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然延伸的南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变得愈益重要。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⑤海洋战略前所未有地上升到中国外交大战略的高度。而南太国家均是海洋国家,且处于中国海洋战略的神经末梢,因此已成为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一环,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与投入不断增加。

其次,南太地区是中美区域战略的次级交汇点。近年来,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重返亚太,矛头直指中国。而对于中美均有战略及安全诉求的南太地区,如今已成为中美区域战略的次级交汇点。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始终是美国坚定的军事盟友,是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战略支点。而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美国扩大了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2012年,美国首次在澳大利亚部署作战部队,标志着澳大利亚正式成为美军的前沿部署基地。^⑥与此同时,美国与新西兰关系也开始回暖。由于南太岛国大都面积袖珍、人口稀少,美国长期以来对其并不重视。但自2010年起,美国前所未有地开始关注南太岛国。2012年8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亲自出席第24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成为迄今为止参会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她还在会上表示,美国将加强对该地区岛国的援助。可见,美国不断增大对该地区外交、军事方面的战略投入,以巩固其联盟体系,力图保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最终实现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美国在这一区域的频繁活动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南太地区处于围堵中国以及阻碍中国向深海扩展的“第二岛链”,无论从中国实现自身的海洋安全利益还是破解外部威胁来看,在中国的安全战略中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再次,南太地区是中国赢得国际支持、增加国际影响力的重点区域。南太地区有16个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具有较多的投票权。在“一国一票”的联合国投票机制下,太平洋岛国构成了联合国的“票仓”。中国要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南太地区

① Geoff Berridge,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rentice, 1995, pp. 165 - 167.

② 鲁毅等主编《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③ 王宇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脑外交研究——国家利益的视角》,载于《领导科学》2013年第11期。

④ 参见张颖《中国对非首脑外交及其启示》,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2期。

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⑥ 肖欢、谢思强《析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战略调整的动向与影响》,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年第2期。

非常重要。而且迄今为止,台湾的“邦交国”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南太地区。与中国同其他地区的交往相比,中国与南太地区关系的发展还较为滞后。正因如此,南太地区一度成为台湾当局拓展“外交空间”的重点地区。截至目前,该地区尚有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瑙鲁、图瓦卢、所罗门群岛和帕劳等国仍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是台湾当局仅次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第二大“邦交国”集中地,这直接影响到中国和平统一事业。近年来,台湾当局提出“外交休战”政策,为了改善两岸关系,中国也默许了这一政策。但随着民进党上台,台湾的台独力量有所增强,中国必须更加重视这一地区,加大在南太地区的外交攻势与影响,以反制台独势力。

三、中国的战略路径选择

在与南太地区交往中,中国如何在维持与该地区外国家利益的总体平衡下,增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更多地参与该地区事务,实现中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存在一个路径选择问题。

(一) 依托战略支点国家,不断推进双方关系迈上新台阶

不同于其他区域,南太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南太国家大部分是小岛屿国家,人口普遍数量稀少,资源种类单一,经济规模有限。根据联合国《21世纪议程》,小岛屿国家“在生态上是脆弱而易受害的。它们的幅员小,资源有限而且在地理上与市场隔绝,因此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不能发展规模经济”^①。小岛屿国家通常不仅在安全防卫上依赖域外大国,而且在财政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发展建设上也几乎完全依靠外援。罗伯特·罗斯坦(Robert L. Rothstein)认为:“一般来说,小国不能够只通过运用其自身的力量来获得安全,为了实现自身的安全,必须基本上依赖于其他国家在制度、进程和发展方面的帮助。”^②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其他南太国家均是小岛屿国家,无论是经济总量、人口数量、国土面积以及资源均不成比例,因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天然地成为区域大国,其他小岛屿国家则较多地依附于这两个国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南太地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时间分别是1972年12月21日和

22日。长期以来,中国非常重视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南太地区的战略支点作用,注重与这两个区域大国的交往。

考察中国与南太国家的首脑外交,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战略支点作用十分明显。20世纪80年代,南太地区国家首脑中曾经访华的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到21世纪,尽管汤加、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的首脑都曾访问过中国,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政府首脑访华次数明显多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中国方面,除了胡耀邦总书记曾在1985年正式访问过这一地区的五大国之外,中国的历任主席和总理基本上只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大国进行过正式的国事访问。对于其他岛国,例如斐济、密克罗尼西亚、汤加等,首脑外交的表现形式一般是在对方国家领导人就职或特殊纪念日时致电祝贺,或者在多边会议上进行短暂寒暄。尽管如此,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进行的首脑外交频率并不算高。鉴于澳大利亚对中国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人权问题的干预,中国一度中止与澳大利亚高层对话,直到1997年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总理访华时,双方才开始恢复高层往来。江泽民1999年访问澳大利亚时提出了构筑中澳关系的“五大主张”,同时阐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和原则,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在这两个问题上对中国表示支持。这次访问被澳大利亚华人誉为“将开启澳中邦交的新时代”^③。胡锦涛2003年访澳期间,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上申明了与澳大利亚进行全面合作的政策主张,同时签署了《中国澳大利亚贸易与经济框架》以及在能源、教育、质检、食品安全、水利、卫生等领域一系列合作文件。2007年胡锦涛再次访问澳大利亚。在与新西兰的首脑外交方面,2008年4月,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访华,双方签署了中新自由贸易协

① 《21世纪议程》,参见联合国网站, <http://www.un.org/chinese/events/wssd/chap17.htm>。

②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53.

③ 《澳大利亚华人喜迎江泽民访问开启澳中邦交新时代》,参见中国新闻网1999年10月21日, <http://www.chinanews.com/1999-9-10/26/390.html>。

定,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①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首脑外交不论从频率上还是深度上都有所加强。澳大利亚总理和总督多次访问中国,或与中国首脑建立私人联系,以维护两国之间的关系。^②2013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访华,两国建立了总理级年度定期会晤机制。在2014年中澳总理年度定期会晤中,李克强总理和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共同表示,将支持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客机的搜寻工作,并一致同意要加快双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在同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李克强又与阿博特进行了双边会晤。在会谈中,李克强表示支持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澳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希望与澳洲发展“餐桌经济”。^③2016年4月16日,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带领千余名商界高管首次访问中国,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双方就进一步展开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并见证了“中澳科技创新、旅游、产业园区、矿场等领域多份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④新西兰总理约翰·基(John Key)也多次访华。例如2013年约翰·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并正式访华。在访华期间,中新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关于简化签证手续的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新西兰教育部关于确认和指导战略性教育伙伴关系的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新西兰初级产业部渔业合作安排》等协议。2014年3月18日,约翰·基再次访华,中新两国共同宣布人民币和新西兰元可直接交易。2016年4月18日,约翰·基在澳大利亚总理访华后两天也来华访问,并与李克强总理举行会谈,“双方共同见证了中新在农业、科研、质检、金融、教育等领域多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⑤应该说,中新两国首脑外交对双方经贸关系的高度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方面,2014年11月5—11日习近平主席刚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导人进行会晤,又在11月14日前往布里斯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

次峰会,并在为期两天的峰会结束后紧接着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斐济进行国事访问。这样频繁的首脑外交是不多见的。而且,此次访问总共持续了十天时间,足见中国对这一地区的重视。11月17日,在习近平主席同阿博特举行的会谈中,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中澳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宣布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标志着中澳关系更上一层楼。^⑥11月20日,在习近平同约翰·基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将中新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⑦

由上可见,尽管澳大利亚与美国存在军事同盟,且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背道而驰,但在整个南太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中国外交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明显。所谓的“战略支点”是指对实现中国在南太地区的安全及海洋战略具有关键意义。也就是说,它本身在地缘或者实力地位上,能够对中国在南太的战略选择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并在本地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能够通过发展与该国的关系撬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⑧。中澳、中新关系的突破性发展,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对澳、新两国在南太地区战略支点作用的认可,对中国与南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性

① 《中国同新西兰的关系》,参见中国新闻网2013年7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j/zlk/2014/01-16/352_2.shtml。

② 《中澳两国政府高层互访简况》,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网2014年4月24日,<http://sydney.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404/20140400561774.shtml>。

③ 《APEC 授权发布:李克强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时强调推动中澳贸易投资合作取得新突破》,参见新华网2014年11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0/c_1113188228.htm。

④ 《李克强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中澳总理年度会晤》,参见新华网2016年4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14/c_1118626095.htm。

⑤ 《李克强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举行会谈》,参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6年4月18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4/18/content_5065487.htm。

⑥ 《习近平同澳总理阿博特举行会谈 一致决定建立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参见新华网2014年11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17/c_1113284700.htm。

⑦ 《习近平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举行会谈》,参见新华网2014年11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20/c_1113336022.htm。

⑧ 徐进、高程等《打造中国周边安全的“战略支点”国家》,载于《世界知识》2014年第15期。

意义。

(二) 寻求建立广泛的“朋友圈”, 全面塑造与建交岛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南太地区的正式交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南太国家大多属于英联邦成员国或联系国, 因此它们与中国的建交时间均在英国与中国建交之后。^① 1985 年胡耀邦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西萨摩亚、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太五大国, 奠定了中国与该地区国家交往的政治原则。1990 年, 中国成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对话伙伴。^②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 汤加、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太岛国的首脑也曾访问中国。此外, 通过亚太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等多边机制, 中国与南太岛国的首脑进行了多次会晤与交流, 为首脑正式互访奠定了基础。^③

总的来说, 与其他大国和地区的关系相比, 中国与南太国家关系的发展还较为滞后, 南太国家并非中国外交重点关注的对象。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首脑出访南太地区的次数仅为 9 次, 占总出访次数的 7.76%; 90 年代, 中国首脑出访南太地区的次数仅为 2 次, 占总出访次数的 1%; 21 世纪初, 中国首脑出访南太地区的次数增加到 6 次, 但也仅占总出访次数的 3.6%。^④ 中国首脑基本上只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 出访南太岛国的次数比较少。南太国家的首脑也较少访问中国。20 世纪 80 年代, 南太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首脑曾经访问过中国, 其中澳大利亚总理访华 5 次, 新西兰总理访华 3 次; 90 年代, 澳大利亚总理、总督访华次数共 5 次, 新西兰总理、总督访华 6 次, 斐济总统和总理访华 2 次, 汤加的国王和首相访华 3 次; 21 世纪初, 澳大利亚总理、总督访华 4 次, 新西兰总理、总督访华 5 次, 汤加的国王和首相访华 4 次,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督和总理访华 4 次。^⑤ 正因如此, 南太地区一度成为台湾当局拓展“外交空间”的重点地区。截至目前, 该地区尚有 6 个国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

这种情况到了中共十八大以后发生了较大改变。中国不仅重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关系, 还秉持一视同仁的态度, 加强了同其他太平洋建交岛国的联系。2014 年 11 月, 习近平主席利用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的机会, 对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斐济进行国事访问。与以往不同,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后, 立刻对斐济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与斐济总理乔萨亚·沃伦盖·姆拜尼马拉马 (Josia Voreqe Bainimarama) 的会谈中, 习近平不仅谈到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 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并帮助斐济应对气候变化, 派遣医疗、文艺团体前往斐济进行巡演, 加深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习近平还延续了出访的一贯做法^⑥, 灵活利用访问斐济的机会在楠迪同斐济、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汤加八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 并发表主旨讲话: “中国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重视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投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⑦

① 斐济于 1975 年 11 月 5 日同中国建交, 萨摩亚于 1975 年 11 月 6 日同中国建交, 基里巴斯于 1980 年 6 月 25 日同中国建交, 瓦努阿图于 1982 年 3 月 26 日同中国建交, 密克罗尼西亚于 1989 年 9 月 11 日同中国建交, 库克群岛于 1997 年 7 月 25 日同中国建交, 汤加于 1998 年 11 月 2 日同中国建交, 而该地区中最晚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则是 2002 年 7 月 21 日与中国建交的瑙鲁共和国。

② 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前身是 1971 年成立的“南太平洋论坛”。截至 2014 年 10 月, 成员国包括南太平洋区 16 个独立国家, 此外还有 3 个准成员 (新喀里多尼亚、法属波利尼西亚和托克劳)、12 个特别观察员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英联邦、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世界银行、非加太集团、美属萨摩亚、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东帝汶和国际移民组织) 和 17 个对话伙伴 (加拿大、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泰国、土耳其、古巴、欧盟、韩国、马来西亚、印尼、印度和菲律宾)。太平洋岛国论坛是目前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地区组织。

③ 以胡锦涛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迈克尔·索马雷 (Michael Somare) 的交往为例, 2003 年 10 月, 双方在曼谷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晤, 2004 年 11 月双方在圣地亚哥 APEC 会议期间再次会晤, 2005 年双方在出席雅加达亚非峰会期间又一次会晤。另外, 2006 年, 温家宝在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期间也会见了索马雷。

④ 王宇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脑外交研究——国家利益的视角》, 载于《领导科学》2013 年第 11 期。

⑤ 以上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资料整理得出, 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cm.fmprc.gov.cn>。

⑥ 近年来, 习近平访问非洲时与 11 个非洲国家领导人举行早餐会, 访问拉丁美洲时同 11 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集体会晤。

⑦ 《习近平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网 2014 年 11 月 24 日, <http://www.fmprc.gov.cn/ce/cede/chn/zt/2014G20/t1214039.htm>。

习近平主席与南太建交岛国首脑举行集体会晤,体现了对该地区各国“一视同仁,全面发展”的态度和原则,实现了中国对南太地区的全覆盖外交,有利于中国建立广泛全面的南太“朋友圈”,推动伙伴关系建设。与这些岛国的双边会谈则促进了中国与这个地区国家在贸易与文化交流方面的深入发展。例如,中国与密克罗尼西亚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航空运输协定》等,与斐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斐济共和国互免签证谅解备忘录》,和汤加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与汤加王国基础设施和旅游部关于旅游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而这必然会产生积极影响,带动中国与南太其他国家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三)以经贸合作促战略合作,构建“利益共同体”

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必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长期以来,经贸关系始终是连接中国与南太主要国家之间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关系。无论中国与南太主要国家政治上存在怎样的分歧,双方的经贸关系始终没有中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不断加深的经济合作成为中国与南太主要国家割舍不掉的利益纽带。

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例。1981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书和促进发展技术合作计划协定》。1988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澳大利亚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2013年,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在巴厘岛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表达了要在一年内结束为期十年的自由贸易区谈判,推进中澳贸易自由协定的愿望。^①此后,在“东盟10+3”会议期间,李克强与阿博特在双边会谈中就加速自由贸易区谈判达成共识。2014年,习近平与阿博特在堪培拉会晤期间,宣布双方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式结束。2015年,两国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15年12月正式生效。对于协定的生

效,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部长安德鲁·罗伯(Andrew Robb)评价为“与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历史性协定”^②。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则认为,该协定将直接促进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发展。^③澳大利亚国际经济中心预测,中澳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澳大利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12年的基准线上提升1个百分点,并长期保持0.7%的增长;^④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则会在2012年的基准线上增长0.18个百分点,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0.1%的增长。^⑤澳大利亚媒体普遍认为,这一协定的签订将使双方关系“更进一层”。^⑥事实的确如此。从数据上看(见表1和图1),从2010年至2014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总额有了大幅提升,其中2014年的贸易总额比2010年增加了44.8%,这是其他国家与澳大利亚的贸易中所没有过的增幅,与中共十八大之后中澳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加强有着重要的联系。2012年之前,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处于稳步增长阶段,其中2012年比2010年增长了19.4%,比2011年增长了3.4%。而在2012年之后,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贸易总额的增长远远超过过去几年。2013年,中国与澳大利亚进出口

① China FTA Network, “Australia PM Pledges to Finalize FTA with China in 12 Months”, November 14th, 2013, see from http://fta.mofcom.gov.cn/enarticle/enaustralia/enaustrianews/201311/14259_1.html.

② Australian Trade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 “China – 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ChAFTA)”, see from <https://www.austrade.gov.au/Australian/Export/Free-Trade-Agreements/chafta>.

③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China – 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 A Snapshot”, see from <http://dfat.gov.au/trade/agreements/chafta/fact-sheets/Documents/chafta-snapshot.pdf>.

④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an Australia – 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November 2008, see from http://acbc.com.au/admin/images/uploads/Copy3report_fta_modelling.pdf.

⑤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an Australia – 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 November 2008, see from http://acbc.com.au/admin/images/uploads/Copy3report_fta_modelling.pdf.

⑥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What Does ChAFTA Mean for Australia?”, June 17th, 2015, see from <http://www.sbs.com.au/news/article/2015/06/17/what-does-chafta-mean-australia>.

贸易总额比 2012 年增长 20.1% ;2014 年 ,双方的贸易总额继续稳步增长 ,比 2013 年增加 14.58 亿美元 ,增长 0.9 个百分点。与澳大利亚其他几个排名靠前的全球贸易伙伴相比 ,中澳之间的贸易总额占据了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总额中非常大的份额。2014 年 ,中澳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是澳大利亚与新加坡之间贸易总额的 5 倍多 ,是澳大利亚与其第二大双边贸易伙伴日本之间贸易总额的 2.17 倍。从 2010 年至 2014 年澳大利亚与相关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较图(见图 1)中可以直观地看出 ,日本、美国、韩国和新加坡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这几年里大致呈现接近直线的平稳发展 ,而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进出口贸易增幅则十分明显。中国已连续五年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 ,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出口国和进口国 ,澳大利亚在商品和服务业方面的第一大双边贸易伙伴。虽然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今天 ,经济的发展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经济环境、国内部的经济环境以及供需关系的影响 ,有着自身的规律 ,但是 ,中澳首脑外交对中澳自贸区谈判的推动与自贸区谈判的结束 ,以及在各个领域内签署的合作协议都在很大程度上为双方经贸往来创造了良性、积极的经济环境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双方经贸关系的深化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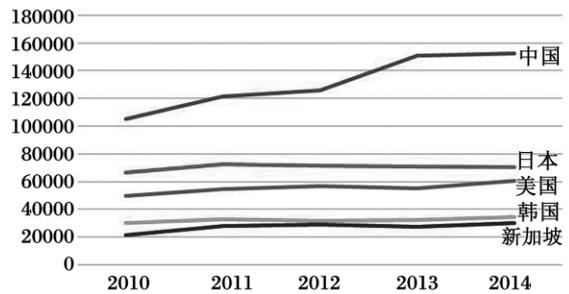


图 1 澳大利亚与相关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较图(2010—2014 年)

资料来源:根据澳大利亚外交与商务部数据整理 ,详见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s Trade at a Glance” , see from <http://dfat.gov.au/trade/resources/trade-at-a-glance/Pages/default.aspx>.

作框架》,并于 2008 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新西兰成为第一个与中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2011 年至 2015 年 ,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贸易总额逐年攀升。其中 2011 年至 2012 年 ,新西兰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仅次于其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额;从 2013 年起 ,中国超越澳大利亚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② 这既是双方经济发展的结果 ,也是两国政府积极推进双边贸易关系的结果。从表 2 可以看出 ,从 2011 年至 2015 年 ,新西兰对中国的出口商品贸易总额从 58.87 亿新西兰元增加到 86.11 亿新西兰元 ,增长了 46% ;同时 ,新西兰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贸易总额也从 74.39 亿新西兰元增加到 102.66 亿新西兰元 ,增长了 38%。从 2013 年起 ,新西兰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有了大幅提升 ,与新西兰其他的双边贸易伙伴(排名前十)相比 ,中新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远远超出了德国、英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五个国家与新西兰之间贸易额的总和。2015 年 ,新西兰与中国的贸易总额约占同年新西兰全球贸易额的 18.6% ,

表 1 澳大利亚与双边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总额 (单位:百万澳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中国	105291	121500	125732	151010	152468
日本	66351	72725	71369	70977	70218
美国	49638	54638	56762	55388	60442
韩国	30100	32643	31983	32232	34626
新加坡	21708	27823	29333	27394	30187

资料来源:根据澳大利亚外交与商务部数据整理 ,详见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s Trade at a Glance” , see from <http://dfat.gov.au/trade/resources/trade-at-a-glance/Pages/default.aspx>.

中国与新西兰自 1972 年建交以来 ,也一直保持着稳定、健康的经贸关系。自 1989 年起 ,新西兰开始直接对中国的项目单位进行援助。^① 1997 年 ,新西兰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双边市场准入问题达成协议的国家。2004 年 ,中新两国签署《中国—新西兰贸易与经济合

① 《中国同新西兰的关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 http://wcm.fmprc.gov.cn/pub/chn/gxh/cgb/zcgmzysx/yz_1/1206_27/1206x1/t7878.htm。

② Statistics New Zealand, “Global New Zealand – International Trade , Investment , and Travel Profile: Year Ended June 2014” , November 17th , 2014 , see from http://www.stats.govt.nz/browse_for_stats/industry_sectors/imports_and_exports/global-nz-jun-14/key-points.aspx.

表2 2011年至2015年新西兰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单位:百万新西兰元)

排名	国家	出口贸易总额(离岸价格)					进口贸易总额(完税价格)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总计 a	47702	46064	48044	50075	48974	46896	47219	48360	51258	52510
1	中国	5887	6859	9965	9986	8611	7439	7713	8260	8679	10266
2	澳大利亚	10848	9908	9125	8773	8340	7369	7184	6424	6239	6225
3	美国	3997	4231	4071	4704	5758	5026	4386	4527	5947	6180
4	日本	3441	3211	2829	2938	2953	2921	3053	3087	3416	3432
5	韩国	1675	1555	1633	1763	1565	1454	1809	1962	2292	1933
6	德国	775	739	737	661	681	1994	2098	2229	2464	2458
7	英国	1545	1395	1397	1548	1669	1267	1261	1228	1331	1355
8	泰国	732	626	703	790	775	1330	1509	1658	1762	2174
9	新加坡	813	845	1021	1010	1080	2163	2110	2023	2061	1816
10	马来西亚	875	888	911	986	943	1478	1835	2026	2337	1749

注:a 这里的“总计”指新西兰与全球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总额及进口贸易总额。

资料来源:根据新西兰统计局数据整理,详见新西兰政府网,http://www.stats.govt.nz/browse_for_stats/industry_sectors/imports_and_exports/global-nz-dec-15/key-points.aspx。

大约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贸易总额的1.3倍,美国与新西兰贸易总额的1.6倍。如今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第二大旅游市场,仅次于澳大利亚。2015年,约有35.59万中国游客前往新西兰,为新西兰带来23.41亿新西兰元的收入。^①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表示,“尽管澳大利亚是新西兰最大的旅游市场,但中国却是增长最快的。”^②

此外,中国与汤加、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萨摩亚、密克罗尼西亚、库克群岛和纽埃等南太岛国在“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框架内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③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太平洋岛国的贸易额分别为596.6亿美元、44亿美元和17.6亿美元。^④此外,在2009年,巴布新几内亚已经成为中国在太平洋岛国中最大的投资对象国;中国的通信公司、旅游公司和农业集团也对斐济、汤加、密克罗尼西亚等国的电信、旅游业和农渔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⑤2012年,中国是库克群岛的第四大进口来源国和第六大出口目的地,但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库克群岛总贸易额较小的比例。库克群岛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占库克群岛进口总额的3.7%,而出口中国的商品总额仅占库克群岛出口总额的2.8%。^⑥到2013年,库克群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达到1950万美元,占库克群岛总进口额的13%;其出口中国的商品总额增长到95.7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9%。^⑦2014年,中国与斐济签署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斐济共和国互免签证谅解备忘录》并于2015年正式生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斐济旅游业的发展。虽然前往斐济旅游的中国人仅占斐济总游客比例中较小的一部分,但增幅却是比较明显的。从2009年至2013年,中国前往斐济的游客人数从不到4000人增长到23000人,并在2014年增长到28000人,是2009年游客

① Statistics New Zealand, “China - New Zealand Trade, Investment, and Migration: Year Ended December 2015”, March 16th, 2016, see from www.stats.govt.nz.

② 《中国游客对新西兰旅游业贡献巨大,市场增长最快》,参见中国网2016年5月18日,http://travel.china.com.cn/txt/2016-05/18/content_38479551.htm.

③ 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日益紧密的中国与大洋洲经贸合作》,载于《中国经贸》2009年第12期。

④ 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日益紧密的中国与大洋洲经贸合作》,载于《中国经贸》2009年第12期。

⑤ 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日益紧密的中国与大洋洲经贸合作》,载于《中国经贸》2009年第12期。

⑥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Where Does Cook Islands Export to? (2012)” see from http://atlas.media.mit.edu/en/visualize/tree_map/hs92/export/cok/show/all/2012/; “Where Does the Cook Islands Import from? (2012)” see from http://atlas.media.mit.edu/en/visualize/tree_map/hs92/import/cok/show/all/2012/.

⑦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Where Does Cook Islands Export to? (2013)” see from http://atlas.media.mit.edu/en/visualize/tree_map/hs92/export/cok/show/all/2013/; “Where Does the Cook Islands Import from? (2013)” see from http://atlas.media.mit.edu/en/visualize/tree_map/hs92/import/cok/show/all/2013/.

人数的7倍。^①这样的增速与双方政府方面的积极推进是分不开的。随着中国与斐济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前往斐济旅游。

中国与南太国家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表明:一方面,中国与南太主要国家在经贸方面已经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为双方推动政治互信提供了前提。南太国家是亚太的重要成员,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构想,也希望得到南太国家的支持,双方经济上互有需要,利益契合,并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中国与南太国家的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在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视,共同发展经济的意志与决心,以及对一系列合作协议或有利政策的推动,都为各方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与条件,这些政策动向也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方向,促进了双方的经贸发展。政治交往推动经贸关系,经贸关系促进政治交往,中国与南太国家以经贸为纽带,“遵循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以对话增进互信,以合作实现共赢”^②。这为双方通过合作共赢推动利益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路径选择。事实上,2014年习近平访问新西兰时在同约翰·基的会谈中已经提出,要“共建中新两国利益共同体”^③。

(四) 拓展首脑外交多样性与灵活性,提高地区影响力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④。近年来,中国对南太地区首脑外交,除了一般国事访问中的首脑会晤、会谈之外,还非常注重运用公共外交等多种外交手段,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提高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与传统外交形式不同,公共外交是通过广泛、直接地面对外国公众,作用其心理与感知,赢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公共外交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把它应用于中国与南太地区国家的交往之中。2014年11月14日,习近平在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并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不但与夫人彭丽媛一起参观总督府,还与澳大利亚总理一同出席了堪培拉“北京花园”、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和悉尼科技大学图书馆“中国馆”揭牌仪式等活动。习近平还访问了塔斯马尼亚州朗塞斯顿市的斯科奇—欧克伯恩小学,与正在学习中文

的孩子们进行交流,共同植树,并与夫人联名给孩子们写了回信。这些看似非正式的活动展示出中国领导人极具亲和力的一面,加深了双方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拉近了与澳大利亚普通民众的距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媒体外交则是中国对南太地区首脑外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2014年,习近平在访问南太地区时就充分利用出访国媒体。他在访澳期间在澳大利亚的《金融评论报》上发表《开创中澳关系更加精彩新篇章》的文章;访新期间在《新西兰先驱报》上发表《共同描绘中新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文章;访问斐济期间在《斐济太阳报》上发表《永远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的文章,表达了双方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希望。^⑤这些文章的发表很好地利用了当地的媒体资源,有力地宣传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南太地区重视程度的增加,中国与南太地区已经取得了中国同澳大利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重大突破。考虑到南太地区独特的外交环境以及中国与南太国家关系的现状,通过“利益共同体”建设,促进“相互依赖”,利用“战略支点”,建立广泛“朋友圈”,拓展首脑外交多样性与灵活性,迅速提高中国在南太地区的影响力,无疑是中国与南太国家交往的现实而重要的战略选择。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论坛》编辑部。

[责任编辑:文德]

- ① “Visa-free Travel between China, Fiji Expected to Attract More Chinese Tourists”, March 17th, 2015, see from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5-03/17/c_134073385.htm.
- ② 《习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亚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开创中澳关系更加精彩新篇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网2014年11月14日,<http://au.china-embassy.org/chn/gdtp/t1210993.htm>.
- ③ 《习近平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举行会谈》,参见新华网2014年11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20/c_1113336022.htm.
- 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 ⑤ 《习近平在斐济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参见新华网2014年11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21/c_1113342112.htm.